

我这里阳光明媚 你那里月色皎洁

■徐海燕 王志平



两次赴马里维和,先后荣立一等功2次、二等功3次、三等功2次,被评为“全军爱军精武标兵”“陆军首届‘四有’新时代革命军人标兵”,荣获“中国青年五四奖章”,两次被联合国授予“和平荣誉勋章”,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侦察营营长李庆昆用忠诚与血性诠释中国军人的担当。

铁血亦柔情。说到妻子周美玲的一次次理解与支持,李庆昆数次语顿,难以言表的是对妻子的感激与亏欠。

周美玲则很知足,讲的多是丈夫尽所能顾小家的种种好,欢声笑语不断。

两心相知、两情相惜,这不正是军婚最美的模样吗?

美丽家庭

“爸——爸——”

电视上,李庆昆的新闻报道刚播过去,牙牙学语的儿子急得跑到电视机前,小手一顿挥舞。这一幕惹得周美玲好一通笑。

马里时间比北京时间晚8个小时,深夜,忙完一天的工作,李庆昆会给家里打个视频电话,看看周美玲和儿子。每一次,周美玲在电话中关心李庆昆的安危,得到的总是轻描淡写的一句“很好”。

由于事迹突出,李庆昆成为先进典型,并在维和4个多月时,中途回国作报告。

那天,周美玲抱着孩子也去了部队。听完李庆昆的报告,周美玲才知道维和究竟有多危险,她说:“我常听‘军人报喜不报忧’,那天我才真正明白,藏忧的背后是军人的家国担当,我也再一次感受到他铁骨里流淌出的温情……”

李庆昆很愿意等周美玲下班,一边等,一边可以看她认真工作的模样。隔着玻璃,李庆昆听不到周美玲在与患者说些什么,但她的热心、耐心,他都看在眼里。

天天看周美玲给别人治牙,谁承想,李庆昆的牙齿也“不乐意”了——他长了智齿。再去接周美玲的时候,李庆昆成了她的患者。

在部队摸爬滚打多年,李庆昆多次受伤,身体抗麻药。周美玲的三三麻麻药打下去,李庆昆好半天感觉不到药效。他索性眼睛一闭,说:“拔吧!”

那天,牙拔出来了,李庆昆却捂着脸,流汗直冒,不吭一声。周美玲这才意识到麻药没起作用。

“你们当兵的咋不知道疼呢!”周美玲急得“训斥”李庆昆。

吃冰冷的东西凝血、解痛。于是,周美玲急忙跑去买来雪糕。李庆昆吃着雪糕,牙齿疼,心里却热乎乎的。

“我的智齿是我媳妇拔的!”直到现在,李庆昆还常常骄傲地和大家讲起当年拔牙的故事。

2016年10月,办完婚礼,周美玲辞掉了原本稳定、待遇优厚的工作,跟着李庆昆从辽宁老家去了黑龙江驻地。

置办家具,在一家私人诊所找到新工作,小家在周美玲的点滴经营下渐显烟火气息。“我难得轮休。每次进家门都是一大桌子菜,就跟过年一样!”说起妻子的默默守候,李庆昆不禁露出幸福的笑容。

战士的牙出问题,李庆昆总是第一时间想到周美玲,“麻烦”她不说,还要“谈条件”:“战士都不容易,你按成本价收费。”隔着手机,周美玲爽快地答应着,还和李庆昆热切地交流:“我上班顺路把人接上,我们诊所偏,要不然你的兵找不到路。”

周美玲每天开车上班会路过李庆昆的营区。只要看到和他一样的迷彩,周美玲就觉得心安。而从营区门口接个李庆昆的兵,在周美玲看来,更是两人工作与生活最难得的交织。李庆昆每次都会把外出治牙战士的情况给周美玲简单说

外婆年纪大了,不幸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,记忆消退得格外厉害,就连照料饮食起居的家人还时有认错,更何况是住在外的我——她几乎全然认不出了。

表哥结婚,我休假回家。初见外婆时,她怯生生地躲在房间拐角,侧身探头打量我的身影,偷听我说话。我叫她外婆,她也不敢答应。我牵着她的手一遍遍地告诉她,我不是外人,是她当兵归来的外孙,她高兴极了,但倏忽又忘了我是谁,只反复指着墙上的军装照嘟囔:“墙当兵去了,不知道啥时候回来。”

9年军旅,对我如白驹过隙,但对外婆却是度日如年。她每天期待着我去,想把心里太多的思绪说给我听。只可惜,我“蜻蜓点水”般的来去,让她最终不得不接受了我远行千里、难以承欢膝下的事实。

回家后,与外婆相伴的时间长了,她渐渐意识到我已归来,目光中多了些许神采,还说得我儿时幼时的往事。家人都认为这是好兆头,让我多陪陪她,但我忙于表哥的婚礼,怠慢了外婆,她又把我当成了陌生人,变得脆弱而敏感。

婚礼当日,喜气洋洋,大家要我穿上常服拍个全家福。当我出现在外婆面前时,她笑得格外灿烂。她紧紧拉着我的手,问我:“你什么时候开学?什么时候毕业?下次什么时候回来?”那一刻,我知道,她认出我了。

我终于明白,自我穿上军装时起,我日趋成熟,而外婆也渐渐苍老,这成熟与苍老之间,是同时的:我不在的时候,外婆就凝望着墙上我的军装照,不断向亲朋询问我何时归来;我考上军校,在每周的通话中,她反复叮嘱我要努力刻苦;我航海实习,她守着老家的座机,在忽然响起的铃声里或是失落,或是惊喜,等我与她分享海上的趣闻趣事;我在单位负责新闻宣传工作后,她就请母亲一遍遍念着我的文章,像期待睡前故事的孩童。

时光稍纵,离别把我们画成了两条相交后的航线,海浪又催着我们驶向下一个锚点,渐行渐远。外婆把思念凝聚在墙上的军装照里,寄托在我换下的帽徽里,转移在我寄去的家信里。她等我等到双眼浑浊,等到满头华发,等到忘记了时间,忘记了亲朋。但她还记得穿着军装的我。

《辞海》说,作为凭证的物品便被称为信物。军装便是我与外婆的“信物”,是我们之间默契的约定和凭证。

来年回家,我还要带上军装。这样,想必外婆便能记起我吧?

家人

程小云与我曾是一个班子里的战友,他每次与我讲到母亲,总会在刹那间泪盈眼眶,背后似乎藏着非同寻常的故事。

2016年隆冬,我们参加友邻部队演习观摩,排列在山坡枯草地上席地而坐。演习间隙,寒风凛冽,小云嚼草根茎塞嘴里嚼着,半晌,终于向我揭开谜底,但牵出话题令我始料未及:母亲的三巴掌。

一巴掌是在程小云考入县中学那年。程小云故乡在江西省新建县大塘乡汪山村。初秋,程小云要去县中学住校,从山村距离县城虽然仅有20多公里,但由于当时交通闭塞,20多公里的路途也显得十分遥远。

程小云离家前几日,母亲就沉浸在泪眼涟涟中,临行前夜更是彻夜难眠。清晨,母亲颠着小脚送程小云到村口堤顶,止步站定。程小云想听她叮嘱点什么,未料母亲嘴唇翕动片刻,突然喊声“小云咯!”挥手一巴掌拍在他左臂膀,转身蹒跚而去。

那时的程小云,衣单身薄,让母亲的一巴掌拍得臂膀生疼,但瞬间有股热流直达心窝。之后许多年里,程小云返村路过堤顶,都禁不住驻足回味母亲那一巴掌。

其实,母亲并非程小云的生母。程小云自幼过继给大伯家,婶母天经地义成为了母亲。善良的母亲对养子视如己出,过年做的糖糕,母亲会为儿子省着留到来年5月。她还时常让勤于劳作的丈夫腾出手,给孩子讲孔融让梨的故事。

然而,天有不测风云。程小云11岁那年,勤俭厚实的父亲积劳成疾去世,对于靠从地里刨食的农村家庭而言,不啻于天崩地裂。未想祸不单行,时隔不久,程小云生母竟也猝然病故,而此前他的生父在他7岁时即已病逝。

年近花甲的母亲被推到人生的十字路口。她没有丝毫犹豫,立即把她埋藏下的3个年幼孤儿接回家,独自承担起抚养5个孩子的重任。

那是这个农村家庭不忍回望的记

忆,母亲始终无怨无悔,从破碎到完整,从飘零到温馨,一个目不识丁的山村妇女,用单薄的脊背、粗糙的双手,撑起了一个家。

二巴掌是在程小云步入军旅之际。鄱阳湖畔汪山村是程姓大族,近代百年间出过30多个举人进士,更有“汪山无墨千秋画,鄱湖少弦万古琴”的美誉。或缘于此,母亲一直秉承勤俭持家、诗书兴家、忠孝传家。恢复高考后,程小云拼命苦读,却连续受挫。母亲绝不允许程小云灰心气馁,对他说:“你只管去读,我拼了老命也供你考!”1980年8月,经历两次高考失败的程小云考上南昌陆军学校。

录取通知书送到家里后,全家杀鸡割肉,欢欢喜喜吃了顿餐,可饭后母亲却突然不见了踪影。程小云急得村村后找,最后寻到山脊下的菜地里。烈日下,母亲正蹲在地里,边薅草边抹泪。再三追问下,母亲终于啜泣着袒露心事。

时值南疆边陲烽火乍起,邻村两个前几年参军的后生,一个牺牲,一个负伤失去双腿。这乡邻友人口口相传的喟叹,竟在母亲心头投下了阴影。夕阳西坠,血色霞光尽染山峦,程小云心头如针扎。

奔赴军营前日,身着戎装的程小云回家告别。母亲蒸鱼烧鸡,还把长辈亲戚请来分享。堤顶分别时,程小云忽然感觉一阵酸楚涌上心头,泪水盈满眼眶。但母亲却不再忧伤,眼中只流淌着慈祥 and 骄傲。她仍然以巴掌拍击臂膀送别儿子,仿佛在传递一种超越语言的叮咛。

这一次,程小云没有痛感,他已长成壮实的体魄,只有些许诧异,瘦弱多病的母亲,巴掌竟然还那么有力。

三巴掌是在生死离别时刻。1992年,母亲被病魔击倒,住进了南昌铁路医院。

母亲的三巴掌

■章照建

此时,程小云刚调到江西省军区机关。每天工作结束后,他赶到医院,挤在病床上用身体为母亲添暖。恰在节假日上奉命出差,数天后返回南昌,匆匆赶到医院时,等待他的竟是与母亲的生离死别。

那天,程小云俯身床边握着母亲的右手,泣不成声地喊着“娘、娘……”这瞬间,惊奇的一幕发生了。母亲突然眼放亮光,左手一巴掌重重地打在他臂膀上,就此永远闭上了眼睛。母亲的这一巴掌利落而有力,那是生命意志与感情的最后迸发。

那一刻,程小云跪病床前,流逝的生命时光如电影在脑海闪现。军校第一次放假,程小云早早用津贴购买了麦乳精和蜂蜜,想给母亲一个惊喜。离家还有2里地时,依稀看见堤顶有个身影,在暮霭中显得单薄而孤零。那瞬间,有种预感骤然敲击心房,步伐越快心房敲击越强烈。程小云索性撒开脚丫奔跑起来。

那是母亲!程小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他紧握母亲双臂,问她是不是时常登堤望远,母亲朴实的回答透出自豪:“就今天,知道你回家咯!”

程小云哽咽说,这是母爱的力量。他知道,辛劳透支加上疾病折磨,生命尾声的母亲卧床难起,但目光仍透过窗棂格子投向远方。这就是母亲!儿子时刻装在心里,纵然相隔千山万水,也能心生血脉相连的感应。

2016年盛夏,时任安庆军分区司令员的程小云,协调组织部队和民兵,连续两个月鏖战长江太湖段抗洪抢险一线。8月底的一个子夜,程小云乘冲锋舟赶赴江心洲,疲倦困乏之际,船边猛然掀起大浪兜头泼下,重重地拍击他的臂膀。程小云骤然惊醒,赶紧抓紧缆绳。顷刻



胡国伟 配图

间,曾在江西省吉安军分区参谋长任上,指挥赣州抗击雪雨冰冻,组织井冈山立体森林火灾演练……征战岁月恍如眼前。每逢艰难险阻,母亲的巴掌总是不期而至,那份痛感渗入血液、熟悉亲切,催促他在冲刺极限中迸发力量。此刻,他才体味到母亲巴掌的深刻蕴意:好样的!使劲干!

“轰!”数发迫击炮弹响过,山腰腾起冲天烟尘。程小云吐掉咀嚼的草茎,猛然将手在我肩上一按,疾步奔向弹前。每逢艰难险阻,母亲的巴掌总是不期而至,那份痛感渗入血液、熟悉亲切,催促他在冲刺极限中迸发力量。此刻,他才体味到母亲巴掌的深刻蕴意:好样的!使劲干!

来的周美玲。到了新家后,周美玲刚准备向李庆昆诉说喜悦,一个紧急电话打来,李庆昆匆忙归队。此别,又是一个月。

一个月后的一个晚上,李庆昆汗流浹背地回家了。周美玲问他原因,李庆昆只说是骑车天热。至于他如何借到自行车、一路飞奔,希望能把路上的时间压缩出来多陪陪她,李庆昆只字未提。李庆昆觉得,这是他少有的为妻“疯狂”,与妻子稳稳地勇敢追爱相比,实在微不足道。

夏去秋来,周美玲怀孕了。但由于胎儿不稳,她回到老家。在父母的精心照顾下,周美玲日渐显怀,胎儿健康。

视频,爱伴两地;生命,情牵两心。对小家,李庆昆做着要承担一份新责任的心理准备。而对部队、对战友的责任,就在眼前——2018年2月,中国第6批赴马里维和部队警卫分队从李庆昆所在部队抽组,李庆昆第一个递交了请战书。身为马里维和老兵,他多一分担当,战友们就会少一分危险。

本就照顾妻子的孕期,可能再让她过度焦虑。李庆昆将自己去维和的事告诉了双方父母,四位老人则默契地选择向周美玲隐瞒。

两个多月后,偶然间,周美玲听到婆婆和邻居说李庆昆要去维和,语气里几多担忧、几多荣耀。老人隐瞒,他们的用心周美玲岂能不懂?

于是,她带着俏皮问李庆昆:“你维和的事,我咋不知道呢?”

李庆昆心里咯噔一下,生怕周美玲想不开而气伤身体。

“你安心去,到时候孩子我能照顾好!”家,成为李庆昆坚实的后盾。

妻子如此通情达理,李庆昆心中一阵感动。预产期前半个月,李庆昆休假回家了。那一个多月里,他恨不能分分钟都在忙活,悉心照顾周美玲。

儿子出生的第17天,李庆昆再次踏上维和征程。

这一次,又是半年之久的守望。视频里的儿子,一天一个样。李庆昆在视频中逗儿子,但儿子经常表现得很“淡定”。但让周美玲有些“吃醋”的是,就在李庆昆即将维和期满时,儿子先学会了叫“爸爸”,像是要迎接李庆昆凯旋。

离家前,李庆昆与周美玲约定每天报平安。视频这端,中国,阳光明媚;视频那端,马里,月色皎洁。一次,周美玲笑说,这是“今天的视频,报昨天的平安”。相隔万里,他们给予彼此的,是心的陪伴。

图片制作:孙鑫